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MS-219-1

內部材料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請勿外傳

## 大字报选

(3)

院大字报管理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狠批周荣鑫等人的资产阶级质量观

—〇三教研室理论组

###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质量观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朝阳农学院等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突破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旧框框，为无产阶级的办学道路，创造了可贵的经验，推动着全国的教育革命，如春潮滚滚，不断蓬勃开展。

但是，对于教育革命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不同的阶级必然作出截然不同的反映，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近来社会上吹起了阵阵阴风。为首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还有一些吹鼓手刘冰等人。他们摆出一副“关心”教育质量的架势，说什么“轻视理论是当前的主要倾向”，“不读书”是当前的“最大危险”，“批了智育第一，变成不学文化了”，“大学水平不论政治、业务都赶不上过去的中技”，“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等等奇谈怪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达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为什么他们对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型大学感到这也不如意，那也看不惯？为什么他们觉得工农兵学员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这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場，因而也具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質量觀。

无产阶级的質量觀認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必須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看質量首先要看政治質量，看路綫覺悟，看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紅又专。无产阶级並不是如同周榮鑫等人誣蔑的那样“不要文化”，“輕視理論”，恰恰相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決不是响亮的詞句，而是丰富的知識”。这就必須培养學員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反对以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来充塞他們的头脑。与此相反，资产阶级認為，教育就是“傳道授业”，看質量首先看业务水平，而衡量业务水平高低的标准，就是看学制多长，課程多少，书本多厚，肚子里裝了多少公式。他們鼓吹“智育第一”，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是要为资产阶级訓練称心如意的奴仆，既替主人创造利潤，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周榮鑫否定教育革命，攻击工农兵學員質量低，正是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以资产阶级的质量觀觀察問題的必然結果。

## 二、两种观点，两种結论

烏鵲的翅膀擋不住太阳的光輝，漫罵、誣蔑改变不了客觀事實。周榮鑫等人攻击、誣蔑工农兵學員，下面就用我們专业的工农兵學員与旧大学生进行对比来回答他們的指責吧！

工农兵學員在政治上与旧大学生相比有三个“不一样”：

阶级斗争与路綫斗争的覺悟不一样。工农兵學員经过几年的学习，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的理论水平，阶级斗争路綫斗争的覺悟都有較大的提高。我們专业七一屆毕业生馬玉山同志，現在是232厂40車間工艺组技术員，他毕业回厂后，刻苦学习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冲鋒在前，积极写大字报，在討論会上踊跃发言，还参加批林批孔的文艺宣傳工作，常常搞到深夜，表現了工农兵學員朝气蓬勃的政治面貌和高度的路綫斗争覺悟。象这样的事例在工农兵學員中是很多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又是怎样呢？那时不少学生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綫毒害下，对自己的要求是“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

上过得好”。1959年入学的一个班，30多人，五年时间，出了三名反动学生，五人有反动言论，三人有流氓盗窃行为，占全班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

对工农的感情不一样。我們专业七三屆學員，在一次开门办学中，冒着倾盆大雨，怀着对贫下中农深厚阶级感情，争先恐后和教师一起用自己的塑料床单等物品，搶收公社晒麦场上的麦子。大雨淋透了他們的全身，但是他們保护了数千斤小麦，从心里感到高兴。贫下中农激动地说：“你們真是我們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象这样生动的事例与文化大革命前那种“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工作作风不一样。工农兵學員馬玉山同志，和許多其他學員一样，回到工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身穿工作服，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問題，和工人力出在一起，汗流在一起。工人说：“这样的大学生，我們从心眼里欢迎，他急我們工人所急，想工人所想，能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問題，這是我們工人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越好！”就在这个工厂，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专业毕业的技术員，成天坐在办公室，不接触工人，领导要他去车间解决生产中的問題，他就伸手要劳保，要待遇。领导上要他和工人一起搞技术革新，他就問：“搞出来算誰的？”他成天考虑个人前途，认为在车间搞不出什么名堂，要調到技术科去关门搞发明创造，想一鸣惊人！工人师傅说：“这样的大学生总和我們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我們一个还嫌多！”

从这三点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农兵大学生的政治质量是高的，周荣鑫等人攻击工农兵學員不如旧学校的学生，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周荣鑫等人起劲地攻击工农兵學員“文化水平低”，那么究竟工农兵學員的业务质量如何？“有比較才能鉴别”。且不说旧大学生搞的那些毫无价值的脱离生产实际的課題，是在洋人的论文上抄抄摘摘，关在房间里閉門造車，即使象我們专业六二屆至六四屆学生搞的所謂来自实际的题目，也是对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合金耐腐蚀性能不感兴趣，认为低级，而要学生去测一些实用价值不大的数据和曲线，以供某些教师写论文用。有的题目搞了好几年也沒有搞出什么結果。有个旧大

学毕业生連碱性氯化槽液会腐蝕鋁合金的基本常识也不清楚，却用鋁合金盆去配氯化鍍鋅液，結果鋁盆被腐蝕，剧毒溶液流了滿地。还有一个旧毕业生，拿了噴漆的鋁零件到碱性除油槽中去退除油漆层，結果油漆层自然是退掉了，可是零件也沒有了，給国家造成了損失。这就说明过去的大学生，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的毒害，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要对“拖四个现代化后腿”負責的，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綫！

可是，工农兵大学生在学习期間，不仅較好地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貢献。我专业七二屆學員，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指导下，把国家急需解决的，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問題，作为毕业实践的题目。在电鍍領域中，过去主要电鍍液都是采用具有剧毒的氯化鈉及鉻作为原料，因此电鍍的废液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人民的身体健康。国家要求在77年停止供应氯化物及其它剧毒品，彻底解决氯和鉻对环境的污染問題。目前北京共有400多电鍍单位，每年需200多吨氯化物，大部分需要进口。一吨氯化物必須用20吨蜜橘换取，而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还卡我們，不斷提高价格，甚至停止供应。因此，用无氯电鍍代替有氯电鍍，不仅是一項技术任务，也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务。七二屆學員綜合实践的十一个题目，有七个是用无氯代替有氯，三个是把高濃度的鉻酸溶液改为低濃度的，解决鉻的污染問題。學員、教師与工人相結合，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经过半年的奋战，有八項已投入生产或試生产，其它三項也取得了初步成果，正在扩大試驗。如北京灯泡厂的无氯碱性滚鍍鋅工艺已投入生产。該厂平均每天生产30万个灯泡，共配近一万立升的氯化鍍鋅液，需800公斤剧毒的氯化鈉，在生产中每年还必須补加以吨计的氯化鈉，是北京市一个重要的污染源。在这次綜合实践中，我专业师生和工人师付一起奋战，終於甩掉了氯化物，配制成了无氯碱性滚鍍鋅溶液，投产成功。輕工业部准备在全国推广。又如我专业學員、教師和232厂工人、技術員共同試驗成功低鉻鍍鉻，已投入試生产，为国家填补了一項空白。這項新工艺在世界上也是近几年才出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正式投入生产。另外，我专业毕业生、232厂的馬玉山同志，回厂不到半年就同工人一

起攻克了几項技术难关，得到了工人的好評，被評为工厂的先进工作者。就是我专业的二年级学员，也在今年暑假大干两个月，与北京某厂掛鉤，进行了碱性鍍鋅与无氰銅鎘合金电鍍的科学实验，为該厂选定了鍍鋅与鍍合金的溶液及工艺规范，解决了自动綫上实现鍍鋅工艺后的低鉻純化工艺这一國內还没有解决的老大難問題。

象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严重“三脱离”，关门读书的死气沉沉的現象比較，相差是何等的悬殊！可是，在周荣鑫等人看来，这样的大学生“水平低”，“糟得很”！而在无产阶级看来，工农兵学员的質量就是高，工农兵上大学好得很！真是两种观点，两种結论，壁垒分明！

### 三、周荣鑫等人攻击教育質量的目的何在？

对待一场革命总是有人贊成，拥护，有人反对，攻击，这是一个客觀规律。对待教育革命，当然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道路和“七·二一”道路，是堵塞资产阶级通过大学这条渠道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同“学而优則仕”一类傳統觀念彻底决裂的道路，是彻底破除“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結合的道路，也是避免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一次极其深刻的革命，它宣告了封资修教育制度的死刑。因此，必然引起资产阶级万分的恐惧和切齿的仇恨，唆使其代理人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企图把教育革命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搖籃里。这就是周荣鑫等人攻击教育革命的阶级根源。

周荣鑫等人抓住教育質量作为突破口，大做文章，以达到其一箭三雕的目的。

首先，他們既然宣称工农兵学员質量“糟得很”，那就不能从工

农兵中招生，从而否定了“七·二一”道路，把工农兵又排斥于大学校門之外。

其次，既然工农兵学员质量“糟得很”，是因为开门办学“进进出出”，“乱哄哄”，“实践——实践——实践”的結果，是“輕視理论”的結果，因而一斧头又把工厂、农村、社会这个大课堂砍掉了，把开门办学的道路砍掉了。

最后，用周荣鑫的話说，“质量差”就差在“根子上”，“根子在领导，在路綫”，是因为领导都是“不热心科学的外行”，怎么办呢？只好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一笔勾銷，只好让资产阶级再来統治学校。

总之一句話，攻击教育质量的目的，就是要扼杀教育革命，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綫，就是要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就是他們攻击质量問題的实质。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以党的基本路綫为綱，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指示，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綫，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

## 两条路线 两种质量

### 五系理論組

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英姿焕发、风华正茂。当前教育战线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

可是一股冷风袭来，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水平低”，“势必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教育部周荣鑫部长就扬言：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就是要“扭”。1975年第10期《教育革命通讯》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了一条和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道路。我们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呢？还是跟着周部长“扭”向回头路呢？这是当前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必须彻底辩论清楚。

#### (一)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教育大权，总是要在“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

1958年，当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烈火时，他们诬蔑这是什么“乱、糟、偏”，利用当时手中窃据的教育大权，一阵“冷风”刮倒了新生事物的幼芽，代之以“高教六十条”，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一阵春雷，工人阶级夺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大权，工农兵学员破天荒地进入了大学，没有多久，在72～73年资产阶级又刮起一股冷风进行反扑，说什么工农兵学员质量是“粗瓷茶碗雕不出细花来”；这股风被我们击退了不到两年，现在又开始刮起来了。

为什么资产阶级向教育革命进攻，总是要选择质量问题作为突破口呢？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还拥

有在文化、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只要挥舞质量大棒，仿佛“真理”都在他们手里。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指出的：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资产阶级的“质量观”就是这种旧的传统心理之一，它还在群众中散发着臭气。所以，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攻，总是选择质量问题来打开缺口。

什么是“质量观”？质量观说穿了，就是一个阶级培养本阶级接班人的政治和业务标准。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质量观。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质量观，我们要按照这种质量标准来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无产阶级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要看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业务知识上必须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是“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资产阶级的质量观就是“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我们周部长不是说：“批了智育第一，变成不学文化，那就危险了”吗？表面上，这种资产阶级的质量观似乎是以超阶级、超政治的面目出现的。可是，恰如列宁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反而应当按这种质量观去为资产阶级培养恭顺的奴才吗？

## (二)

两条不同的路线，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质量观，必然培养出两科不同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后翻天复地的变化，成了极为

鮮明的对比。

毛主席教导我們：“政治是統帥，是灵魂”，首先讓我們从政治上看一看，两条不同的路线，培养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質量吧！

周部长宣揚的道路是一条“智育第一”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旧航院就是在这条邪道上走了十几年，那时候，旧航院号称是“培养紅色工程师的园地”，青年人进入了这个园地，就沿着脱离工农群众的道路，圍着“教师、韦本、課堂”三个中心，走过来，轉过去，脑子里充塞着“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一些人不知不覺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有一个班在五七年入学时全班30多人，党、团员占半数以上，到62年毕业时，有各种政治问题的竟占了三分之一。有的工农子弟进了航院，被这个资产阶级的大染缸染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更有甚者，有一名学生五七年墮落成为右派以后，又由于搞阶级报复，最后受到了法律制裁。試問这样的政治質量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这条道路是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

今天，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工农兵学員正沿着《七·二一指示》和《五·七指示》的道路阔步前进。他們来自工农兵，永远和工农兵相结合，他們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又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鍛炼成长，証明了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才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以我們五系为例，遵循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們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几年来紧密结合国内外重大政治斗争和党的中心任务，组织工农兵学員比較系統地学习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学員們自覺地组织起几十个业余馬列学习小组，写出了160多篇学习心得和大批判文章。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員們积极研究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开展評法批儒。特別是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以来，广大工农兵学員学习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进展。

他們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工厂、农村、部队广泛接触实际，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系72屆学員到昌平小湯山公社学农期间，急貧下中农之所急，想貧下中农之所想，向貧下中农学习，廢寢忘食地和貧下中农一起为超綱要、过长江而大干苦干，他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訪貧问苦，热心向貧下中农宣传

毛主席关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在一个月学农期间开了 115 个調查会，写了 18 篇质量較高的調查報告，給社員輔導达 475 次，有 15000 多人听了輔導。貧下中农热情地称頌这些學員“真是我們自己的大学生。”

2560 班學員在石家庄地区空軍某部學軍过程中，在一次大风夾着冰雹的襲击下，面临着停机坪上的飞机随时有被冰雹砸坏的危險，他們不顧个人安危，一个个拿出了自己的被褥，有的同学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飞机，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奋力搶救，終于保住了国家財产。这种爱护人民財产、爱护国防武器的高度政治覺悟，受到了部队領導机关的通令嘉奖。

不胜枚举的生动事例说明了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較高的路线覺悟，能够为工农大众謀福利，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接班人。

几年来，我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开门办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証明了工农兵大学生不仅政治思想好，而且能攀登科学理論的高峰，表現了旧大学生所难以比拟的业务水平。

以我系 72 屆毕业綜合实践为例。226 名學員，在 60 名教師指导下，在有关厂、所大力协作下，以我国航空工业急需的 19 个較大的生产科研項目为課題，从設計到制造、調試，为祖国航空工业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2520 班选的綜合实践課題是 1200 吨橡皮囊液压机的研制，这是目前我国航空工业急需填补的一个空白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設备上卡我們的脖子，我們花數以百万計的美元还摆脱不了对他们的依赖。革命师生非常气憤，決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研制出一台“争气机”。共产党员石曉紅同学为了搞出争气机，当她父亲在上海得了癌症住院的消息傳来后，她謝絕了組織上的照顧，坚决和同學們一起奔赴四川雅安某厂参加战斗。就这样，小分队 25 名學員，一名政治指导員，三名教師仅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設計任务，画出 4 号图纸 1133 張，还編写出 88000 字的说明文。在該机床中有一个关键設備叫做“函数发生器”，張兆濤等四位同学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可是，这个题目沒有教師指導，有位旧大学毕业的技工員自以

为是专家，瞧不起工农兵学员，向他请教他不帮助，背后说：“这个东西我一頓饭时间就搞出来了”，进行了嘲笑和刁难，可是他自己並沒把这个部件搞出来。四名同学頂住了风浪，克服了困难，刻苦学习理論，反复实践，終于把“函数发生器”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現在，经过調試性能良好，受到了工厂的好評。整台机器准备 12·26 日向毛主席献礼！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紀要》指出：“工农兵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仍要参加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論方面学习”，我系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实践中攀登科学理論高峰，为飞机設計做出了貢献。例如 253 班学员对歼一 6 机的结构用“有限元”的方法进行分析，选取了 375 个节点，运用电子計算机解出 1200 阶的线性方程，为該机提供了比苏修設計精确的数据，並且糾正了原来苏修設計中的某些錯誤，受到了工厂的贊揚。

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智育第一”“关门读书”的道路上，学生在校读书五年，課程三十多門，书读得不算少了，毕业設計时出一些假拟的题目，似乎有点“高、精、尖”的味道，但是由于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論又脱离实际，設計只是紙上談兵，一点用处也沒有，真是：“老师出题，学生出力，埋头找资料，翻书抄筆記，学员一毕业，廢紙堆一地。”試问，新旧两种大学生，哪一种大学生的質量高？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周部长说工农兵大学生質量低，说我們“不读书”、“不要文化”、“輕視理論”、“拖后腿”、“实践一实践一实践”，所有这些誣蔑已经被一件件鉄的事实駁得体无完肤了！

### (三)

我們说当前教育战线上形势大好，工农兵学员的質量比旧大学生就是高，並不等于说一切都那么一帆风順，正相反，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困难和问题，包括我們的教育質量还需要大力提高，但是沿着什么道路去提高呢？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場上，执行不同的路线，就会抱着不同的态度，拿出不同的办法来。周部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夸大

了某些属于支流、非本质方面的问题，甚至给当前教育质量捏造了种种罪状，然后为我们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直接招收高中生”，二是“关起门来读书”，这一条道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翻版而已。它的矛头直指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和《五·七指示》的道路，是一条回头路，是一条复辟之路！而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地沿着《七·二一》道路和《五·七》道路走到底！我们对待新生事物要看本质、看主流，要热情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也要重视那些非本质非主流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不断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让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教育革命大方向，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堅持革命 不許倒退

四系 李哲浩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今天教育戰線上展开的大辯論中，回顧一下一九五八年教育戰線上的鬥爭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八年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教育戰線上曾經掀起了一場革命，出現過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勢，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惡毒攻擊，他們顛倒黑白，硬把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勢說成是亂、糟、偏，漆黑一团，並且隨即發動了一次狂猖的反扑，把教育戰線搞得烏烟瘴氣。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教育戰線的反革命專政，粉碎了他們長期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奪回了他們竊取的權力，才使我國的教育事業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大踏步地向前發展，出現了嶄新的局面。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歷程，廣大革命群眾是記憶猶新的，這個嚴重的歷史教訓廣大革命群眾也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周榮鑫的奇談怪論雖然不少，其實並不新鮮，我們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伙那裡可以找到腔調十分相似的版本，摘幾條對照一下，周榮鑫要扭的向，糾的偏，也就可以真象大白了。

周榮鑫說，教育戰線現在的主要危險是不讀書；現在是政治衝擊業務；輕視理論是當前的主要傾向；不要文化，不講學文化；開門辦學是極“左”，沒有秩序，是單純勞動，等等。

陸定一說，辦教育必須要安安靜靜地多讀些書，學生的正業就是好好讀書；應該強調學校要有秩序，要讀書；研究科學，要念書，要上天就要念書。現在勞動多了，理論學少了。

周榮鑫說，學校就培养工人農民，這樣學校就取消了；培养學員當工人，農民，還要大學干什么？大學生培养當二級工，要大學干什么？

陸定一說，培养目標是普通劳动者的口号不好，使學生看不起知識，想把知識分子拉下來。

周榮鑫說，我們學校要培养質量高，數量足的科技干部。現在我

們大學水平低，不是拖后腿了嗎？

陸定一說，學校主要是培养科学的研究人才，不然就要吃亏了。

周榮鑫說，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來領導內行。

陸定一說，外行領導內行，需要有條件，第一要自己去學，第二要與內行合作，我們離開內行還遠得很，剛如小学生一樣。

如此等等。真是兩付咱臉，一個腔調。概括起來，就是不要工人階級領導，不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教育不要和三大革命斗争實踐相結合，不要開門办学。一句話，一切都要恢復封、資、修“高等學府”的旧觀，走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的老路。

陸定一当年的反動思想和言論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已被革命群众批得體無完肤，臭不可聞，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天，周榮鑫偏偏要拣起这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舉行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周榮鑫如果一定要扭，只能把自己扭到和历史車輪背道而馳的方向上去，做一个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將踢开一切絆脚石，迅猛前进！

堅持革命，堅持前进，不許翻案，不許倒退！將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坚持开门办学道路  
迎着斗争风浪前进

四〇五教研室理論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胜利发展过程中，在毛主席关于理論问题等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教育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结出了累累硕果：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独霸的一统天下；从有实践經驗的工农兵中間选拔学生，实现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学校坚持开门办学，促进了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的結合；坚持知識分子走与工农結合的道路，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严重“三脱离”的状况……，面对教育战綫如此大好形势，一切革命同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然而，身为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却視而不見、听耳不聞，竟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横加指责，对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肆意攻击，一言以蔽之，教育革命搞糟了，搞过头了，妄图开历史的倒車，把教育革命方向“扭”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在这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綫斗争的大是非面前，我們必須用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剖析和揭穿教育界的奇談怪論的实质；我們要用几年来教育革命生动的事实，有力地批判和回击当前这股右倾翻案风。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別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光輝指示深刻指明了要把社会主义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旧学校留下来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又說：“学习、教育和訓練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們是不会信赖的。”毛主席的光輝的《五·七指示》是消除这一最大禍害，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体制和方法进行彻底改造的重要途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几年来学校广泛实行开门办学，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論与实际相结合，形式越办越多样，道路越走越寬广，开门办学这一可喜的新

生事物像春苗一样，正在茁壮成长。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同声赞颂开门办学好得很！可是周荣鑫却把开门办学歪曲为“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质问“开门办学是不是只当劳动力？”照他看来，开门办学既学不到文化，又不符合认识路线，岂不是对《五·七指示》进行了根本的否定，给开门办学判了死刑了吗？很显然，这不但是开门和关门的问题，而是按什么路线办学的大是大非问题。

是把我们的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变成资产阶级统治奴役人民的枷锁；是通过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是把它“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和能干的奴才”，始终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焦点，而这两条不同的政治思想路线，就必然决定着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就必然会产生两种根本对立的结果。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历史教训我们决不能让它重演。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最本质最要害的就是对学生的培养绝对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千重要，万重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重要。试问，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懂得阶级斗争，怎么能培养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怎么能培养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代新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从来就是打着什么“学知识”，“学文化”的幌子，而掩盖学校教育的阶级实质。刘少奇、陆定一伙鼓吹什么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不正是掩盖十七年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实质吗！？现在周荣鑫企图否定开门办学的手法，不也正是借着所谓加强文化学习之名而行攻击、诬蔑之实吗！？

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要学习这些知识，认真读书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许多东西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如果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整天围着教师——课堂——书本转，书本知识也是很难读懂，当然就更谈不上培养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冲破学校高楼深院的禁锢，

广泛实行开门办学，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理論和实际结合起来，学生经过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学到全面知识，也才能真正地学以致用，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有用知识和本领。馬列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就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理论——实践——理论”的彻底否定。然而，周荣鑫却把开门办学坚持的正确认识路线攻击为实践——实践——实践，其用心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

两年来，我們教研室党支部和部分教师在与72届2441班开门办学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就是对周荣鑫所散布的奇谈怪论的有力批判。74年3月，我們2441教学小分队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结合修复从瑞典进口的GT-120燃气輪发电机組进行开门办学。这台机组是北京市的战备电源，但由于設計不过关，自买来后一直不能正常运转，几次发生重大故障。其发电能力只能达到2万3千瓩而不及設計能力的一半。全体师生通过两个月的开门办学，与电站的工人师付一起，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发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躺倒了一年多的机组在七四年“十·一”发了电，功率达到4万瓩以上。学员們在二年的学习期间就为首都的战备生产做出了贡献。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师生和电站工人师付們始終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大家一块批林批孔，一块工作、战斗，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誼。工人师付那种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那种竟竟竟竟业业、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使我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在开门办学中，我們結合恢复机组这一典型任务进行了教学，师生都一致反映，我們不仅政治思想上受到很大锻炼，而且业务学习上也有很大提高。譬如叶片振动和压气机喘振，都是过去专业課的难点，常常是教师在黑板上曲綫划来划去，公式推来推去，学员却“坐飞机”坐得晕头转向。这一次教师、学员和工厂工人、技术人員一起，在零、部件和整机上反复地測試了叶片的振动頻率，分析觀察叶片振动的规律，还完成了教师过去也从未搞过的压气机喘振前的压力脉动測試工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再学习有关的理論，学员們普遍反映学得懂、记得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门办学使我們初步打破了过去“老三段”的課程体系，打破了“三中心”的僵死局面，小分队出現了生动活泼学习的新气象。学员們通过那段实践，都

写出了技术报告，在74年底三机部召开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振动会议”上，我們还派了学员代表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开门办学的体会，作了关于《瑞典GT-120型燃气輪发电机組高压压氣机靜叶斷裂故障初步分析》的技术报告。那种攻击开门办学是“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的論調岂不是睁着眼睛說瞎話嗎？

当然，开门办学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現一些新的问题总是在所难免的。教育革命才剛剛开头，教育革命的經驗也有待深化和发展。很显然，对于教育革命的現状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向前看，对新生事物热情支持，誓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而另一种则是向后看，表現出过多的評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和无穷的忧虑。两种态度正反映了两条路綫、两种思想的斗争。魯迅說过：“同是不满于現状，但打破的手段却大不相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所謂“复古”，就是要倒退，要走回头路。然而，倒退总是沒有出路的。正如毛主席所說：“凡属倒退行为，結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妄图开教育革命的倒車也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的教育制度一定会被摧毁，崭新的教育革命之花必将开得更加鮮艳夺目！我們一定要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迎着斗争的风浪胜利前进！